

勇敢同居爭婚權 麻風康復 真真愛

撰自傳獲國際大獎 展才藝證殘而不廢

1月13日上午10時，劉祝耀用殘缺的手掌熟練地夾着木槌，使勁敲鼓，同伴則舞動起有些破舊的彩獅。他們既與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藍一行人一起歡度麻風節，也慶祝自己從遙遠的台山大衾島搬到東莞酒安醫院。

本報記者在採訪中看到麻風康復者並非外界想像的廢人，他們和健康群體一樣多才多藝，寫詩著書、畫畫攝影、吹拉彈唱、栽培花木，甚至贏得國際大獎。他們也感情細膩，也勇於爭取屬於自己的幸福婚姻權利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



■孔豪彬和妻子鄭買好爭取合法婚姻同居權利。 肖郎平攝

克服障礙 自學成才

和寫小說贏得國際大獎的林志明一樣，大多數麻風村的才子們靠自學成才。

林志明讀到小學四年級就因歧視被迫退學，後來又輾轉跟着二哥讀了一年私塾。他看過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說唐》、《銀球傳》，以及狄更斯的《塊肉餘生記》，後來又被冰心的《超人》和郁達夫的《沉淪》深深吸引。

消除文盲 增長見識

幼年就染上麻風的孔豪彬則從未入學，靠翻字典自學，參加掃盲班，還學會了打算盤。2004年，在桂林瀟江上，日本女記者現場出題考孔豪彬寫詩，要他就眼前美景口佔一絕。孔伯沉吟片刻，又以美景借喻中日兩國情誼，令女記者為之歎服。

何紀文晨起洗漱後，第一件事不是做飯，而是用粉筆字在門口的石板上練

字，靠自學認識了幾千個字。幾十年中，看書成為每天必做的功課，可以不吃飯，卻不能不看書。談吐和見識甚至超過一般人。

雙手無指 仍能DIY

龐亞六老伯在狹小的麻風村裡度過近40年，儘管十指幾乎齊根失去，但他動手能力卻超強。龐伯自學修理，自製生活用具，找到自得其樂之道。廚房的抽風箱是他最自豪的作品，其他如煮飯的火水爐、鑽鐵工具、水壺殼等，所用的破銅爛鐵等原料都是自己檢回來再利用。龐伯還會做風箏、木枕、修理鐘、收音機、風扇等。甚至用破銅鍛造了一枚戒指送給日本志願者，那位志願者深受感動至今仍戴著它。在一家視頻網站，龐伯發明創造的故事還獲得了9萬多個點擊率。



■孔豪彬靠自學成才，現場演示打算盤。 肖郎平攝

《我的坎坷途》

——孔豪彬

春去夏來快到冬，華年逝水付東流；
幼小不幸遭頑疾，背井求醫數十秋；
治癒歸來肢殘缺，空懷抱負志難酬；
再度離家謀生計，一事無成到白頭；
兩鬢添霜思今昔，心潮起伏惹新愁；
幸遇專家來探訪，關懷備至暖心頭；
中外醫師同協作，為我康復解憂愁；
永遠難忘今歡敘，舉杯暢飲樂悠悠。

「外面沒賣了。」81歲的林志明聲音依然洪亮。他的自傳體小說《苦難不在人間》出版11年了，如今正在籌備再版。書名的由來是，這種苦難不應在人間看到，但麻風病的苦難又真切地存在人間，只能祈求苦難盡快從人間消失。

苦難是人生最好的大學。林志明僅讀過5年書，但他的小說成為創紀錄的壯舉。40萬言自傳體小說，不可用「洋洋灑灑」這類詞語輕鬆地形容，準確地說，書中所載的是「字字血淚」，它不光是中國乃至世界第一麻風病患者親歷的血淚史，更記錄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遍嘗身體折磨的艱辛。

自傳載血淚 膺國際大獎

平常人寫字易如反掌，但林志明雙手手指殘缺不全，只能用右手的殘缺拇指和虎口攥住筆，再用左手托穩右手，艱難地比劃。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，他一直堅持寫作，至1995年終於完成，這部自傳體長篇小說，寫盡麻風病人的悲苦淒涼。

然而，出版的艱辛絲毫不亞於寫作之苦。有的編輯一見他的樣子，根本不讓他進辦公室；有的更連大門也拒絕進入。全靠韌性和毅力，他不斷奔走，終於得到一位作家推薦。1998年底，小說出版了，翌年以《飛越瘋人院》為名在港出版。時任副省長的李蘭芳為該書作序。李蘭芳表示，林志明的書震撼她的靈魂。

2001年11月30日，林志明在英國獲得國際威利斯利獎。該獎是國際麻風救濟會（The Leprosy Mission）為紀念其創始人Wellesley C. Bailey所設，林志明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獲得該獎項的中國麻風康復者。

2009年，林志明又出版《天使在人間》。而且，林志明不僅文采斐然，還善書畫，甚至一度靠街頭賣藝為生。

廣州達達康福協會工作人員費小姐說，很多康復老人各懷技能，但受環境限制，外界對他們不了解。

麻風康復者要維生自足不易，就連婚姻這基本人權，昔日也是不被賦予的。

愛情擋不住 同居受爭議

酒安醫院的巨榕掩映着廢棄的小賣部，黑板報上殘留着些許文字，其中有一首清晰可辨且熾烈奔放的情詩，「衾翻紅浪效綢繆，乍抱郎腰分外羞；月正圓時花正好，雲初散處雨初收。」

這浪漫的文字見證麻風村擋不住的愛情。

上世紀80年代之前，廣東不允許麻風康復者結婚，但這不等於絕跡。南海紅衛醫院是廣東麻風村中設有情侶房的個別地方之一，背後還隱藏着一段浪漫的「玫瑰革命」。

孔豪彬是故事主角之一，這個生於1931年的老人愛情經歷，可謂百折千迴。今年1月21日下午，明媚的陽光和陰影像浮雕大師襯托出順德紅衛醫院的美麗輪廓，寒風則在康復者療養別墅外盤旋，孔伯坐在客廳一角，為記者述說那段刻骨銘心的愛情。

1960年代，孔豪彬靠在香港的母親接濟物資，與女友計劃返回老家南海松崗鎮成家，但一直勇氣不足擔心被歧視。1973年，他和妻子來到南海紅衛醫院。醫院男女界限分得很清，夫妻被迫分居。只有逢年過節，兩口子才能同煮同吃。即使這樣，仍然

引起麻風村村民抗議。孔伯不服氣，遂寫信給上級申訴，爭取夫妻同居的合法權利。1974年春節後，醫院領導轉告說上級同意，這破天荒的大事隨即惹來議論紛紛，連為孔豪彬修葺新房的木工也遲遲不願開工。

十六對新人 集體行婚禮

孔豪彬有感這種特殊權利朝不保夕，為此忐忑不安。直到1980年，他聽說順德馬州麻風院准許康復者結婚，認為大好時機終來到，遂秘密召集有男女私情的病友們，聯名上書分別寄給地區民政、縣委、縣衛生局領導。終於，1981年春節，南海縣黨政領導到紅衛醫院為16對新人舉行集體婚禮，一位副縣長為他們證婚，除了發紅包和熱水壺、臉盆等禮品，還給每對新人分配一房一廳。

今天的大衾島康復者之間，還有幾對「男女朋友」。黃細佬大大方方地回答說，主要是互相扶持，而不是同居。吳川市土光醫院的龐亞六卻反其道而行之，雖然年過八旬，但最喜歡為男女志願者之間牽紅線，志願者笑稱他人老心不老。

安身院舍 頤養天年



■「玫瑰花伯伯」熱衷栽培。

1月13日上午11點半，陳艷芳和同伴聊天，她的愛貓蹲在灑滿陽光的床上，舒服地伸出前爪搔着脖子，它的鬍鬚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離開大衾島時，有人願意收養貓，但老人捨不得，又把這個陪伴四年的夥伴從600里外帶到東莞酒安醫院來。

貓狗慰寂寥

貓狗是康復者最好最忠實的夥伴，陪伴他們度過寂寞的漫漫長日，也是他們寄托愛心的「孩子」。太和村賴維漢床前總躺着他的花貓，到了吃飯就毫不客氣撲上來。大花貓生了兩小貓後，整天叼着牠們四處逛，晚上就叨上床睡覺。其實賴伯早就為牠們安了窩，但面對花貓母子「人床貓佔」的事實，不得不屈服而蜷縮在床的另一半。

忍痛別乾兒

不過，大衾島老人黃細佬還真共同收養了一個叫阿房的「大小孩」，認他做乾兒子。40多歲的阿房智力只有兩三歲

水平，永遠都只會啊啊叫。阿房是當地人，母親死後，父親遺棄了他。離開大衾島時，阿房也不懂得傷心和告別，黃細佬苦笑着說，「他還很高興呢，是我送他！」因為阿房是肢體健康人，不能跟到東莞來，黃細佬把他安頓到台山精神病院。

玫瑰迎路人

大衾島康復者甚至把島上的山茶花也移栽過來。陳艷芳在屋內閒聊的時候，宿舍外高大的香樟樹下，一位手掌殘缺的老伯正在給玫瑰花澆肥。志願者謝翠屏上前笑着招呼：「玫瑰花伯伯！」原來「玫瑰花伯伯」是大學生們送給他的綽號，紅艷的玫瑰在宿舍區小路兩旁搖曳着迎送出入的人們。



■林志明和他畫的牡丹圖。



■被困麻風村的康復者和常人一樣多才多藝、情感細膩。 達達康福協會提供

公開病史丟職 歧視普遍仍存

康復者林志明曾靠自己的才華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並得到重用，當他沉浸在正常融入社會的喜悅中時，厄運卻再度降臨，單位因不敵市民壓力將他辭退。

1975年，林志明在廣州一個街道辦做宣傳工作，因文字功夫好，工作態度認真負責，獲領導重視。林志明有感自己獲得正常人的平等尊嚴，工作也更加起勁。在街道辦工作5年後，衛生部門和民政部門獲悉他的現狀，決定樹立他為康復者自強典型，邀請廣州各級民政部門為他做經驗介紹會。林志明真誠地和大家分享生活，不料，甜蜜的表彰大會帶來的是苦難，當地居民得知林志明是麻風康復者後，隨即戴上有色眼鏡，不斷向單位投訴，以至他丟了工作。

國人不同情 外人卻關注

林志明寫出內地第一部麻風病患者親歷題材的小說後，在國際公益組織推動下，獲得國際大獎。孔豪彬的詩《我的坎坷途》也是如此，國際著名的麻風防治人士施欽仁教授的女兒安薇小姐帶到美國發表。一首詩感動了無數外國人，還走進國際研討會會場。志願者「羽之翹」在探望孔伯後一直無法忘懷這種強烈的感受：「為什麼中國的麻風病人在國內得不到應有的同情，卻深受外國人關注？」

談及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麻風康復者的悉心照顧，麻風病專家江澄教授充滿無限感慨。他表示，過去對國際麻風組織和外國志願者的關注，「我們總覺得人家是找窟窿，實際上我們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」